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 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的中介作用

唐 照, 秦 莹, 吴肖雨, 庄英雪, 李文福*

济宁医学院, 精神卫生学院, 山东 济宁

收稿日期: 2023年11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2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26日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以及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方法: 选取688名大学生,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大五人格问卷、黑暗十二条量表和恶意创造力问卷分别测量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和恶意创造力。结果: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神经质和黑暗三人格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 宜人性 and 责任心人格显著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P < 0.05$); 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宜人性、责任心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Effect = 0.23, P < 0.0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00%;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Effect = 0.28, P < 0.0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6.00%。结论: 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大学生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恶意创造力, 大五人格, 黑暗三人格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Zhao Tang, Ying Qin, Xiaoyu Wu, Yingxue Zhuang, Wenfu Li*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Received: Nov. 10th, 2023; accepted: Dec. 14th, 2023; published: Dec. 26th, 2023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唐照, 秦莹, 吴肖雨, 庄英雪, 李文福(2023).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 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3(12), 6273-6283. DOI: 10.12677/ap.2023.13128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total of 688 college students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were administered with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s-EMBU),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Dirty Dozen Scale (DDS)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MCBS). **Result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neuroticism and dark tri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malevolent creativity, while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malevolent creativity ($P < 0.05$). Neuroticism,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Effect = 0.23, P < 0.0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46.00% of the total effect. Meanwhile, the dark triad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Effect = 0.28, P < 0.0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56.0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at i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can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Keyword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Malevolent Creativity, Big-Five Personality, Dark Triad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创造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创造力也有阴暗面，研究者将有意外伤害他人的创造力称为恶意创造力(贡喆, 刘昌, 2016)。恐怖袭击、犯罪和间谍活动, 以及撒谎、欺骗、造谣等, 都可以看到恶意创造力的身影(Hao, Tang, Yang, Wang, & Runco, 2016)。由于这些行为通常以独创的方式发生, 难以被发现和预防。因此, 研究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对于预防恶意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 在不良环境中成长的个体容易将环境线索当成威胁信息, 并由此产生敌意、攻击和恶意创造力(Gawronski & Cesario, 2013; Gutworth, Cushenbery, & Hunter, 2018; Salancik & Pfeffer, 1978)。家庭作为个体接触最早的外部环境,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起重要作用。研究者通常将对子女的严厉惩罚、过度干涉、拒绝否认等称为消极教养方式(蒋奖等, 2010)。消极教养方式是一系列适应不良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比如攻击、犯罪、盗窃等(金凤仙, 程灶火, 2015)。最近的研究发现, 童年期忽视和虐待经历越多的大学生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Jia, Wang, & Lin, 2020)。由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会使子女感到虐待和忽视(汪芹, 申自力, 贾梦楠, 蔡太生, 2012), 可以推测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恶意创造力有关。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 其子女的恶意创造力越高(张翔, 2022)。因此, 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恶意创造力的关系机制。

大五人格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变量之一。大量研究发现开放性、外倾性人格与创造力正相关(Sun et al., 2018), 神经质与艺术创造力正相关而与科学创造力负相关(Furnham, 2015)。但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大五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Lee & Dow, 2011)。恶意创造力本质上可以视为一种反社会行为, 研究表明神经质与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 而宜人性和责任心与亲社会行为有关(Denissen, Soto, Geenen, John, & Van Aken, 2022)。人格与创造力的关系取决于创造力的类型(Furnham, 2015), 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Lee & Dow, 2011),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大五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黑暗三人格是与大五人格相对的反社会人格特质, 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个维度(Paulhus & Williams, 2002)。其中,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的的行为倾向; 自恋是夸大自己而贬低他人的行为倾向; 精神病态通常以冲动、刺激寻求、麻木不仁、缺乏悔意为特征(耿耀国, 孙群博, 黄婧宜, 朱远征, 韩晓红, 2015)。研究发现, 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显著正相关(Kapoor, 2015; Kapoor & Khan, 2016)。其他研究也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恶意创造力量表得分正相关(Szabó et al., 2022), 精神病态与发散思维任务中生成的报复性想法正相关(Batey et al., 2022)。由此可以推测, 黑暗三人格可以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

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杨丽珠, 2015)。从大五人格角度, 积极教养方式与子女宜人性、外倾性和开放性人格正相关, 与神经质人格负相关(马俊等, 2011), 而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神经质人格正相关, 与责任心负相关(刘慧瀛, 王婉, 2017; 马俊等, 2011; 吴鹏等, 2013)。从黑暗三人格角度, 父母过度保护与子女自恋人格有关(van Schie et al., 2020), 关怀缺失增加了子女黑暗三人格的形成可能(Jonason, Lyons, & Bethell, 2014)。研究发现, 有童年期忽视经历的大学生, 其黑暗三人格水平也更高(Jia et al., 2020)。由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通常给子女造成虐待和忽视(汪芹等, 2012), 可以推测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可以预测子女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的形成。

综上所述,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易于使子女形成神经质人格并降低责任心, 增加了子女形成黑暗三人格的可能(Jonason et al., 2014; 刘慧瀛, 王婉, 2017; 马俊等, 2011; 吴鹏等, 2013), 而责任心较低、黑暗三人格较高的个体其恶意创造力也较高(Jia et al., 2020; Lee & Dow, 2011; Szabó et al., 2022)。这表明人格可能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 本研究拟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 探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以及人格的中介作用, 为预防恶意创造力提供理论指导。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通过问卷星向山东省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共回收 728 份。删除人口学信息填写错误、父亲或母亲去世等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688 份, 有效率 94.51%。其中, 男性 307 名(44.62%), 女性 381 名(55.38%); 城市生源大学生 349 名(50.73%), 农村生源大学生 339 名(49.27%); 独生子女大学生 371 名(53.92%), 非独生子女大学生 317 名(46.08%); 平均年龄 20.25 ± 1.75 岁。

2.2. 测量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蒋奖等人(2010)修订, 用于测评拒绝、过度保护和温暖理解三种教养方式。本研究采用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测评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量表采用 4 级评分, 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 1~4 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教养方式越消极。本研究中, 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79、0.77。

2.2.2. 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

该量表由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2011)编制,包括 40 个条目,从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五个方面评估人格特质。量表采用 6 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该方面的人格特质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2.3. 黑暗十二条量表

该量表由耿耀国等人(2015)修订,包括 12 个条目,测量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种黑暗人格。量表采用 7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7 分。总分越高表明该种黑暗人格越强。本研究中,总分、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0.77、0.89、0.68。

2.2.4. 恶意创造力量表

该量表由 Hao 等人(2016)编制,包括 13 个条目,从伤害别人、撒谎和玩花样三个方面测量恶意创造力。量表采用 5 级评分,从“完全没有”到“总是”分别计 1~5 分。总分越高表明恶意创造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3.3 宏程序(Hayes, 201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偏差矫正的 Bootstrap 方法计算 95% 水平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显示,父亲消极教养方式、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恶意创造力的相关方向一致,因此后续分析中不再区分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而将二者合并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黑暗三人格、恶意创造力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宜人性、责任心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显著正相关;宜人性、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显著负相关。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平均数	标准差	神经质	外倾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黑暗三人格	恶意创造力
父亲消极教养方式	29.40	6.24	0.47***	0.35***	0.10**	-0.52***	-0.22***	0.52***	0.56***
母亲消极教养方式	28.97	5.77	0.46***	0.23***	0.07	-0.48***	-0.23***	0.48***	0.52***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58.37	11.35	0.49***	0.31***	0.09*	-0.53***	-0.24***	0.53***	0.57***
神经质	29.82	5.90	-	0.19***	0.15***	-0.32***	-0.08*	0.53***	0.48***

Continued

外倾性	33.07	5.91	-	0.46***	-0.24***	0.14***	0.35***	0.30***
开放性	34.07	4.80		-	0.15***	0.48***	0.15***	0.13***
宜人性	30.10	5.76			-	0.38***	-0.53***	-0.47***
责任心	32.23	4.64				-	-0.16***	-0.20***
黑暗三人格	46.24	12.89					-	0.75***
恶意创造力	31.25	10.00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3.2. 大五人格与黑暗三人格的中介作用检验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研究变量呈两两显著相关,符合中介作用的检验条件(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研究采用 PROCESS 3.3 (Hayes, 2013)宏程序中的模型 4,分别检验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分别以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为中介变量,以性别、年龄、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为控制变量。

3.2.1.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和图 1 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显著($\beta = 0.50, P < 0.001$),加入大五人格中介变量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变小但依然显著($\beta = 0.27, P < 0.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神经质($\beta = 0.47, P < 0.001$)、外倾性($\beta = 0.19, P < 0.001$)、宜人性($\beta = -0.43, P < 0.001$)和责任心($\beta = -0.22, P < 0.001$),但对开放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 = 0.05, P = 0.237$)。同时,神经质($\beta = 0.24, P < 0.001$)、开放性($\beta = 0.11, P < 0.01$)、宜人性($\beta = -0.17, P < 0.001$)和责任心($\beta = -0.10, P < 0.01$)能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但外倾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 = 0.05, P = 0.134$)。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表 2.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恶意创造力		神经质		外倾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恶意创造力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1	-3.27**	0.01	0.36	-0.08	-2.01*	-0.01	-0.40	0.09	2.80**	0.02	0.58	-0.09	-2.79**
年龄	-0.01	-0.18	-0.09	-2.71**	-0.02	-0.64	0.01	0.32	-0.005	-0.15	-0.02	-0.50	0.01	0.46
生源地	0.05	1.63	-0.03	-0.74	0.06	1.53	0.02	0.41	-0.01	-0.42	0.02	0.45	0.05	1.77
是否独生	-0.10	-2.90**	-0.10	-2.52	-0.24	-5.89***	-0.08	-1.87	0.20	5.50	0.03	0.78	-0.02	-0.60
消极教养方式	0.50	14.74***	0.47	13.08***	0.19	5.05***	0.05	1.18	-0.43	-12.59***	-0.22	-5.45***	0.27	7.00***
神经质													0.24	7.10***
外倾性													0.05	1.50
开放性													0.11	2.94**
宜人性													-0.17	-4.49***
责任心													-0.10	-2.82**
R^2	0.36		0.25		0.17		0.02		0.33		0.06		0.44	
F	75.54***		46.45***		27.31***		2.19		68.27***		8.50***		5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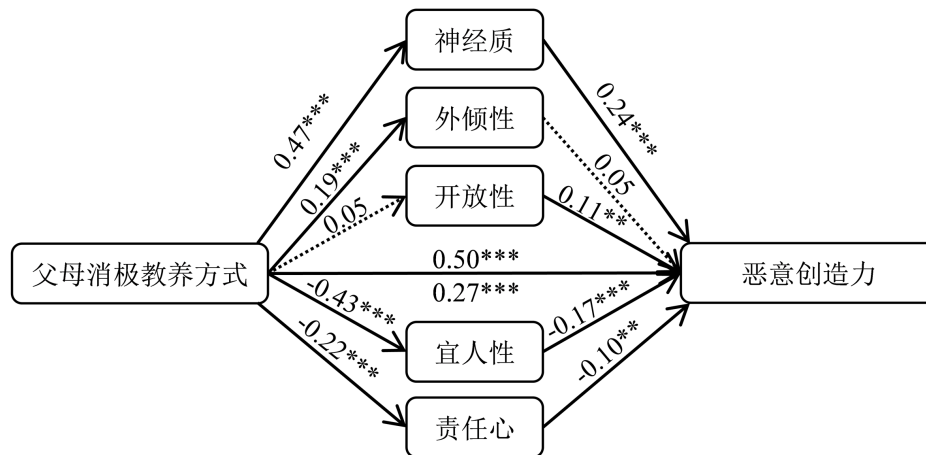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图 1.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7$, $SE = 0.04$,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0.195, 0.346]), 大五人格的总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3$, $SE = 0.03$,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0.172, 0.282]), 占总效应的 46%。总间接效应包括三条显著的中介路径: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神经质→恶意创造力、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宜人性→恶意创造力、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责任心→恶意创造力, 三条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2%、16%、4%。结果表明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3. The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big-five personality o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表 3.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

路径	Effect	Boot SE	95% CI	效应量
总效应	0.50	0.03	0.429, 0.561	
直接效应	0.27	0.04	0.195, 0.346	54.00%
间接效应	0.23	0.03	0.172, 0.282	46.00%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神经质→恶意创造力	0.11	0.03	0.072, 0.158	22.00%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外倾性→恶意创造力	0.01	0.01	-0.004, 0.028	2.00%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开放性→恶意创造力	0.01	0.01	-0.007, 0.022	2.00%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宜人性→恶意创造力	0.08	0.02	0.035, 0.115	16.00%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责任心→恶意创造力	0.02	0.01	0.005, 0.045	4.00%

3.2.2.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和图 2 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显著($\beta = 0.50$, $P < 0.001$), 加入黑暗三人格中介变量后,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变小但依然显著($\beta = 0.22$, $P < 0.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黑暗三人格($\beta = 0.45$, $P < 0.001$), 黑暗三人格能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beta = 0.61$, $P < 0.001$)。

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dark triad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表 4.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恶意创造力		黑暗三人格		恶意创造力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1	-3.27**	-0.07	-2.15*	-0.06	-2.46*
年龄	-0.01	-0.18	-0.004	-0.11	-0.003	-0.14
生源地	0.05	1.63	0.02	0.52	0.04	1.69
是否独生	-0.10	-2.90**	-0.15	-4.19***	-0.01	-0.32
消极教养方式	0.50	14.74***	0.45	13.05***	0.22	7.48***
黑暗三人格					0.61	21.29***
R^2	0.36		0.31		0.61	
F	75.54***		62.35***		18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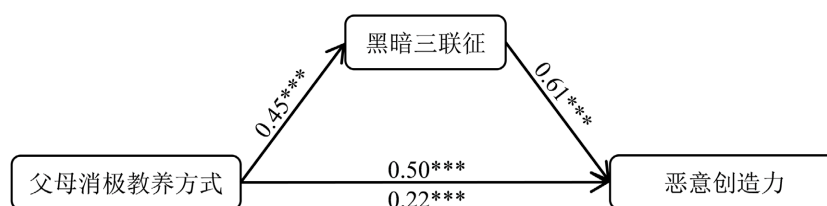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dark triad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图 2.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8$, $SE = 0.04$,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0.209, 0.349]),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56.00%。结果表明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5. The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dark triad o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表 5.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黑暗三人格的中介效应

路径	$Effect$	Boot SE	95% CI	效应量
总效应	0.50	0.03	0.429, 0.561	
直接效应	0.22	0.03	0.161, 0.275	44.00%
间接效应	0.28	0.04	0.209, 0.349	56.00%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可直接作用于恶意创造力, 即经历消极教养方式越多的大学生其恶意创造力越高, 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张翔, 2022), 也验证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Gutworth et al., 2018; Salancik & Pfeffer, 1978)。父母持拒绝、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 会让子女形成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 更加关注批评、愤怒等消极信息(Gulley, Oppenheimer, & Hankin, 2014), 并将中性线索加工为威

胁信息(Gutworth et al., 2018), 进而产生敌意和攻击行为(Gawronski & Cesario, 2013), 进而表现为恶意创造力(Gutworth et al., 2018)。

从相关分析来看, 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正相关,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黑暗三人格作为人格的阴暗面(耿耀国等, 2015), 通常与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 Muris et al., 2017; Yendell et al., 2022)。另外, 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开放性、外倾性与恶意创造力正相关, 宜人性和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负相关。大量研究发现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是“善意”创造力的稳定预测因素(Furnham & Bachtiar, 2008), 结合本研究结果, 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与恶意创造力和“善意”创造力均呈正相关, 可能表明其有助于提高产品或想法的新颖和独创成分, 但与创造性使用的“善意”或“恶意”目的无关。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是社会性人格, 通常以合作、宽容、尽责、自律和正义为特征(Wilcox et al., 2014), 神经质人格则隐含着敌意和冲动(Wehner et al., 2021), 这些人格特质可能决定了创造性行为的“善意”或“恶意”性质。有研究发现宜人性是攻击和暴力等反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Westhead & Egan, 2015), 较低的宜人性和责任心与愤怒表达有关(Aghabayk, Rejali, & Shiwakoti, 2022), 宜人性也可以负向预测撒谎(McArthur et al., 2022)。因此, 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可能促进了各种类型的创造力, 而神经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则决定了这些创造力的“善意”或者“恶意”目的。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通过神经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产生影响。人格形成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关系密切(杨丽珠, 2015)。已有研究表明, 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等的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神经质人格正相关, 与责任心人格负相关(刘慧瀛, 王婉, 2017; 马俊等, 2011; 吴鹏等, 2013)。较高的神经质、较低的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通常与个体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有关(Jiang et al., 2022), 责任心较低的个体在伤害和报复他人的创造力上得分更高(Lee & Dow, 2011), 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了以伤害他人为主要特征的恶意创造力(贡喆, 刘昌, 2016)。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的黑暗三人格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Jia et al., 2020)。在黑暗三人格中, 精神病态个体以做事冲动、冷酷无情和攻击性较高为特征, 马基雅维利主义个体喜欢采用权术和谋略利用他人, 自恋个体的傲慢和自负也容易引起他人反感(Paulhus & Williams, 2002), 这些黑暗三人格通常与攻击、犯罪和霸凌等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 Muris et al., 2017), 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易于受到他人的拒绝和忽视(尚静等, 2022), 体验到社会排斥增加了恶意创造力(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2)。调查研究表明, 黑暗三人格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其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实验研究证实, 黑暗三人格个体在发散思维任务中想出了更新颖的欺骗和伤害他人的想法(Kapoor, 2015; Kapoor & Khan, 2016)。因此, 父母对子女的关怀缺失和过度保护, 使子女形成了黑暗三人格(Jonason et al., 2014; van Schie et al., 2020), 进而导致更多的恶意创造力(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

综上所述, 本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与其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密切相关。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不仅不利于“善意”创造力的发展(张景焕等, 2014), 还提高了恶意创造力的水平。究其原因, 一方面,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限制了子女责任心和宜人性人格的发展, 这两种人格特质往往与亲社会行为有关(Llorca, Richaud, & Malonda, 2017)。另一方面,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让子女形成神经质和黑暗三人格, 这些人格特质往往与反社会行为有关(Yendell et al., 2022)。这启示我们, 一些家长秉承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严厉教养方式会对子女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在培养创新人才的时代背景下, 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 应该尽量避免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 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鼓励、温暖和理解, 将有利于子女“善意”创造力的发展, 并预防和减少恶意创造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设计,不能揭示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对在消极教养方式环境中成长的儿童进行追踪,进一步揭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长期影响。其次,结合以往研究发现和本研究结果,似乎表明宜人性和责任心可能决定了创造力的“善意”和“恶意”目的,后续研究可以同时探讨大五人格与“善意”和“恶意”创造力的关系模式。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和回溯性调查偏差的影响,不能精确揭示大学生在发展早期经历的教养方式。后续研究可以以小学生和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并加入父母评价量表等数据采集途径,进一步揭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22MC113);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项目(2019RWF003);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创新素养专项(2022CYB207);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cx2023267)。

参考文献

- 耿耀国,孙群博,黄婧宜,朱远征,韩晓红(2015). 黑暗十二条与短式黑暗三联征量表:两种黑暗三联征测量工具中文版的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2), 246-250.
- 贡喆,刘昌(2016). 恶意创造力: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研究展望. *心理科学*, 39(1), 63-68.
- 蒋奖,鲁峥嵘,蒋苾菁,许燕(2010).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1), 94-99.
- 金凤仙,程灶火(2015). 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犯罪研究进展.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3(3), 468-472.
- 刘慧瀛,王婉(2017).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神经质和人际关系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1(10), 830-832.
- 马俊,王伟,肖海雁,马存根(2011). 家庭教养对塑造大学生人格的心理影响.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7(2), 80-82.
- 尚静,金文静,耿耀国,张雨微,詹婷婷,石丽萍,余洁静(2022). 黑暗三联征与中学生抑郁情绪:社会排斥体验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6), 1282-1286+1291.
- 汪芹,申自力,贾梦楠,蔡太生(2012). 父母教养方式、童年期负性生活经历与大学生自尊的相关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4), 587-588.
- 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 III: 简式版的制定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4), 454-457.
- 温忠麟,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 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 青少年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道德脱离、责任心、道德同一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6(2), 372-377.
- 杨丽珠(2015). 中国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培养研究三十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1), 9-14.
- 张景焕,李建全,郑雪梅,张舜,刘桂荣(2014).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创造思维的影响: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2(2), 145-150.
- 张翔(2022). 父母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和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效应. 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西南大学.
- Aghabayk, K., Rejali, S., & Shiwakoti, N. (2022). The Role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in Explaining Pedestrian Anger Expression. *Sustainability*, 14, Article 12099. <https://doi.org/10.3390/su141912099>
- Batey, M., Hughes, D. J., Mosley, A., Owens, C. E., & Furnham, A. (2022). Psychopathy and Openness-to-Experience as Predictors of Malevolent and Benevolent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6, Article 11171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2.111715>
- Denissen, J. A., Soto, C. J., Geenen, R., John, O. P., & Van Aken, M. A. G. (2022). Incorporating Prosocial vs. Antisocial Trait Content in Big Five Measurement: Lessons from the Big Five Inventory-2 (BFI-2).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96, Article 104147. <https://doi.org/10.1016/j.jrp.2021.104147>
- Furnham, A. (2015).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 Correlates of Creativity: Demographic, Ability,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Divergent Thinking.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7, 39-46.

- <https://doi.org/10.1080/10400419.2015.992676>
- Furnham, A., & Bachtiar, V. (2008).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as Predictors of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 613-61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8.06.023>
- Gawronski, B., & Cesario, J. (2013). Of Mice and Men: What Animal Research Can Tell Us about Context Effects on Automatic Responses in Huma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 187-215.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3480096>
- Gulley, L. D., Oppenheimer, C. W., & Hankin, B. L. (2014). Associations among Negative Parenting, Attention Bias to Anger,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You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 577-585. <https://doi.org/10.1037/a0033624>
- Gutworth, M. B., Cushenbery, L., & Hunter, S. T. (2018). Creativity for Deliberate Harm: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52, 305-322. <https://doi.org/10.1002/jocb.155>
- Hao, N., Tang, M., Yang, J., Wang, Q., & Runco, M. A. (2016). A New Tool to Measure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Article 68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068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The Guilford Press.
- Jia, X. J., Wang, Q. J., & Lin, L.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Dark Triad Person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61369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613695>
- Jiang, X., Li, X., Dong, X., & Wang, L. (2022). How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to Aggress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Benign and Malicious Envy. *BMC Psychology*, 10, Article No. 203.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2-00906-5>
- Jonason, P. K., Lyons, M., & Bethell, E. (2014). The Making of Darth Vader: Parent-Child Care and the Dark Tria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7, 30-34.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3.10.006>
- Kapoor, H. (2015). The Creative Side of the Dark Triad.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7, 58-67. <https://doi.org/10.1080/10400419.2014.961775>
- Kapoor, H., & Khan, A. (2016). The Measurement of Negative Creativity: Metrics and Relationship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8, 407-416. <https://doi.org/10.1080/10400419.2016.1229977>
- Lee, S. A., & Dow, G. T. (2011). Malevolent Creativity: Does Personality Influence Malicious Divergent Thinking?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3, 73-82. <https://doi.org/10.1080/10400419.2011.571179>
- Llorca, A., Richaud, M. C., & Malonda, E. (2017). Parenting Styles, Prosoci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Offender and Non-Offender Adolesc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1246.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1246>
- Mcarthur, J., Jarvis, R., Bourgeois, C., & Ternes, M. (2022). Lying Motivations: Exploring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Lying and Motivations to Lie.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 54, 335-340. <https://doi.org/10.1037/cbs0000328>
- Moor, L., & Anderson, J. R. (2019).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ntisocial Online Behaviou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4, 40-5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02.027>
- Muris, P., Merckelbach, H., Otgaar, H., & Meijer, E. (2017). The Malevolent Side of Human Nature: A Meta-Analysis and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Dark Triad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183-204.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6666070>
- 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 556-563.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
- Perchtold-Stefan, C. M., Fink, A., Rominger, C., & Papousek, I. (2022). Social Exclusion Increases Antisocial Tendencies: Evidence from Retaliatory Ideation in a Malevolent Creativity Task.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https://doi.org/10.1037/aca0000500>
- Salancik, G. R., & Pfeffer, J. (1978).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3, 224-253. <https://doi.org/10.2307/2392563>
- Sun, J. Z., Shi, L., Chen, Q. L., Yang, W. J., Wei, D. T., Zhang, J. F. et al. (2018).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Patterns during Divergent Thinking.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13, 1580-1589. <https://doi.org/10.1007/s11682-018-9965-2>
- Szabó, E., Körmendi, A., Kurucz, G., Cropley, D., Olajos, T., & Pataky, N. (2022). Personality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Malevolent Creative Ideation in Offenders. *Behavioral Sciences (Basel)*, 12, Article 242. <https://doi.org/10.3390/bs12070242>
- Van Schie, C. C., Jarman, H. L., Huxley, E., & Grenyer, B. F. S. (2020). Narcissistic Traits in Young Peopl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arenting and Maltreatment.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7, Article No. 10.

<https://doi.org/10.1186/s40479-020-00125-7>

- Wehner, C., Ziegler, M., Gödeke, W., & Lämmle, L. (2021). Further Inflaming the Discussion or Cooling Down Feelings?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Dark Triad and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5, Article 11071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0717>
- Westhead, J., & Egan, V. (2015). Untangling the Concurrent Influences of the Dark Triad, Personality and Mating Effort on Viol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222-22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5.031>
- Wilcox, P., Sullivan, C. J., Jones, S., & Van Gelder, J.-L. (2014). Personality and Opportuni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ffending and Victimiz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1, 880-901. <https://doi.org/10.1177/0093854813520603>
- Yendell, A., Clemens, V., Schuler, J., & Decker, O. (2022). What Makes a Violent Mind? The Interplay of Parental Rearing, Dark Tria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ropensity for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German Adolescents. *PLOS ONE*, 17, e026899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68992>